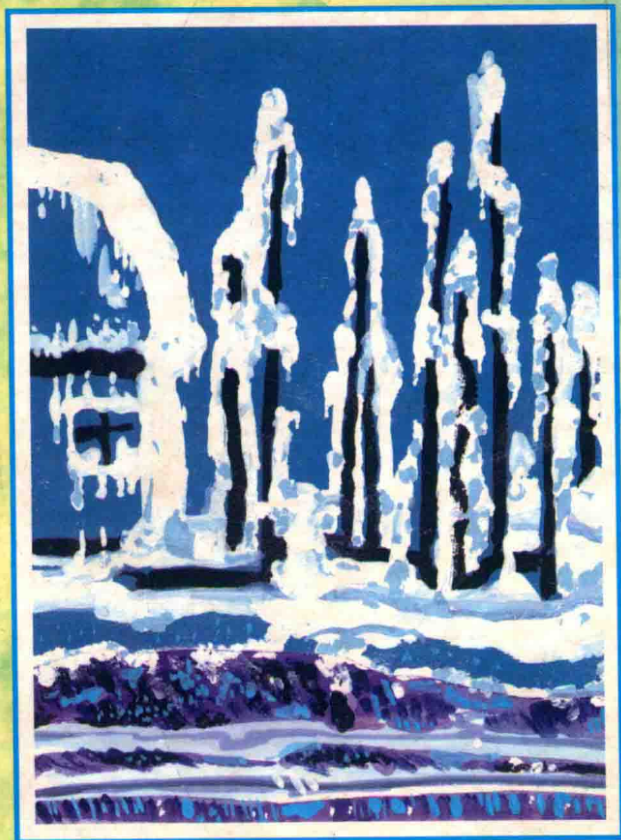


德麟文丛(第二辑)

主编：云里风



静水大雪

潘雨桐著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办

德麟文丛（第二辑）

静水大雪

（小说集） 潘雨桐著

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主办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德麟文丛（第二辑）⑩

静水大雪

（小说集） 潘雨桐著

督 印 人：沈钧积

主 编：（正）云里风 （副）碧 澄

责 任 编 辑：马 汉

审 稿 者：陈政欣、马 汉、小 黑、碧 澄

封 面 设 计：吴 波

主 办：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Persatuan Hin Ann, Hulu Langat,
15-3, Jalan S 10 / 2, Section 10,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出版 / 发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总公司：66, Jalan Pingai,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Malaysia.

Tel: 607 - 3316288

Fax: 607 - 3329201

销售处：23, Jalan SR 2 / 5,

Taman Serdang Raya,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 - 9482818

Fax: 603 - 9485197

打字 / 排版：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初 版：1996 年 12 月

印 刷：志良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缺页或装订错误，请寄回彩虹出版有限公司更换）

靜水大雪

潘雨桐

李蕾把她那簡單的行李袋往壁爐邊一放，順手又把厚重的大襖搭到沙發背上，急“的就要投入他的懷裡。

關好，先把門關好——好冷，吳怡南轉身把門扣上，撥開一點窗簾往外望了一下，頓“腳，從雪軌抖落的雪屑在地板上打了一圈薄“的水漬。

雪花飄，屋前的岩檟燈柱“的亮着，飄雪把燈火撲打成一團漆“的白。

李蕾又靠過去。

吳怡南把她搭在沙發上的大襖拿過來，拍了拍，雪花潮衣大襖的毛“裡有點潤“的，他找了個衣架掛到壁爐旁。

壁爐是不生火的。但以前生過，壁爐的紅磚塊有火燻過的痕迹，燒的大概是松枝吧？這一帶都是松林，清晨推窗一望，滿眼蒼綠就撲了過來，淡“的松脂氣息也隨風一掃而至，

作者手迹

“德麟文丛”（第二辑）

总序

拿督张德麟不但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推动马华文学的热心人士。当我担任大马华文作协副主席及主席期间，每逢作协有举办任何文学活动，他必然慷慨赞助。1994年6月作协改选，我引退让贤，原已决定此后不再过问文学界之事，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可是有许多文友却不断地鼓励我继续为马华文学做些有意义的工作，他们认为当前马华文学界的出版业还很低落，所以希望我能够筹募一笔基金，协助文友们出版著作，在盛情难却之下，我乃向拿督张德麟征求，请他献捐十万元，作为出版马华文丛的用途，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由于拿督张是我兴安同乡，而我又是现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所以在拿督张的同意下，就把这笔捐款交给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举办。

要有系统地出版马华文学丛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毕竟和举办出版基金不同，在选稿时不但要注意作品的体裁和质量，更要兼顾到新秀的提拔，二者不可偏废。新加坡已故名作家李汝琳先生在五十年代期间曾替青年书局主编了三套“新马文丛”和一套“南方文丛”，几乎网罗了当时新马著名老中青作家的优秀作品，为文学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这种为文学而献身的精神，值得吾人景仰。本人才疏学浅，绝不敢有东施效颦之意，只希望能借助马华文友们的力量，共同来做这项艰难而富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在获得拿督张的捐款之后，我立刻邀请了二十名马华著名作家，成立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大家集思广益，草拟简章，然后公开征稿。为了表示对捐款者

的敬意，编委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德麟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此讯在报章公布后，马华文友们的响应非常热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收到了二十七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及儿童文学等，编委会在经过慎重的评审后，决定选取其中的十二部，编为第一辑，于1995年12月正式出版。为了配合第四届马华文学节，我们特地假吉隆坡天后宫为这套文丛举行推介礼，并于事前征求热心人士认购五百套左右，成绩斐然可观。第一辑的成功，给我们增加了许多信心，第二辑申请之作品比第一辑更多，共达31部，证明这套文丛获得文友们之支持，但由于数额有限，仅能录取十二部，其余的只好割爱，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马华文学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现在已渐入佳境，华社已改变了以往对它漠不关心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这可由四届马华文学节的成功举行获得证明。我认为要促进马华文学的蓬勃发展，出版基金固然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文丛的出版更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获奖的作者今后能更专心创作，第一辑我们征得松柏教育制作有限公司的合作，把整套文丛交给它统筹统办，第二辑则交由新山彩虹出版社出版，这么一来，作者们不但不必为经费而烦恼，更不必为出版及发行的事而操心。我认为作家的心血结晶必须有出版的机会，才能激起他们创作的热忱，进而提升作品的水平。而出版基金则有赖于企业家们的赞助，殆无疑问。换句话说，就是由企业家们出钱，作家们出力，儒、商紧密合作，努力耕耘，那么马华文学这块园圃，必然会呈现百花齐放的灿烂美景。

身为德麟文丛的主编，我谨在此向拿督张德麟及各位编委们致以由衷的敬意与谢意，并希望读者们能给我们多多的指教与批评。我深信德麟文丛在全马文友们的爱护与支持之下，每年都能顺利出版，为丰富马华文学的宝库作出贡献。

德麟文丛 《第二辑》

— 编辑委员会 —

赞 助 人：拿督斯里张德麟

顾 问：方北方、姚 拓
翠 园、原上草

主 编：(正) 云里风
(副) 碧 澄

责任编辑：马 汉

编辑委员：陈政欣、小 黑、戴小华
陈雪风、陈应德、吴天才
唐 林、李忆君、马 崙
永乐多斯、爱 薇、年 红
梁志庆

目 录

■ 那个从西双版纳来的女人叫蒂奴	1
■ 雨窑情事	31
■ 咀嚼死亡	57
■ 静水大雪	95
■ 逆旅风情	121
■ 清明时节	147
■ 东酪岁月	181
■ 春进	199
■ 连续剧	207
■ 紫月亮	225
■ 热带雨林	249
■ 后记	287

那个从西双版纳来的女人叫蒂奴

1.

杨恒低下头，刷的一声拉开那个草绿色的帆布袋拉链，伸手到里面掏来掏去。房间走道处的灯光暗淡，板壁和衣橱又渲染了一色的咖啡忧悒，他看不清楚，把头压低些，侧过去，却发现她坐在梳妆台前望过来，面目有点模糊，而头发却散着淡淡的光影，打了一个边。那扇大玻璃窗仍旧拉着厚重的窗帘，只在缝隙处偷了一些光进来，不很亮。又是一个阴雨的天气，他想，但也不一定，等一会可能就艳阳高照。

“起来了？”张小燕打了个哈欠：“怎不多睡一会？”

“睡不着。”

“为什么？”

“我——”杨恒抬头望着她：“我想——”

“你不是说这几天山里大雨，木材运不出来吗？”

“也许等一下就出大太阳，我还是回去的好。我想——”

“说呵，你就是那样，老是吞吞吐吐。”张小燕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了开来。

窗外迷迷蒙蒙的，没有阳光，一排排的店屋也是灰溜溜的，

久经风霜的悒结铺满了屋顶的瓦面，溢到了街上。街上有几个行人，提了行李袋都是朝着火车站那一头慢慢的走过去。这个时候，火车进站了吗？到曼谷去的吧？火车厢里挤满了人，一张张的脸孔都朝着窗口望，没有表情，而内心深处却掀着惊涛骇浪，直到火车鸣的一声过后卡嚓卡嚓的走远，目光才落到那遥远的空旷河畔。那里已是边界。

“小燕。”

“干吗？”

我和你说的都是真的。”

“别傻了。”

“我知道我自己很笨。”

“我不是这个意思。” 张小燕转过身来，一身粉红的薄纱睡衣松松垮垮的披在身上。她没穿内衣，他扯掉的。她慢慢的走了过来，盯着他：“他们也那样说。”

“那是他们，不是我。” 杨恒的手停了摸索，从帆布袋里抽出来：“我是真的。”

“你会后悔的。”

“后悔？你知道我几岁了吗？” 杨恒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相着，秃了的头顶紧绷着有点发亮，剩下周缘的头发稀疏不全，而且泛白。脸上的肉松垮垮的，沿着脖子而下是平塌的胸肌，紧接着端端的挺了个大肚腩。他很怕看自己这样的长相，就算是在山溪里和那几个罗哩司机一同泡水，他都浮得远远的。而今却坦然和她相对：“我都快——”

张小燕一手掩过去：“不要说了——谁当了真？”

“有你，我今生都不会后悔。”

“好了。” 张小燕轻轻的笑：“我相信你就是。”

“那好。” 杨恒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急急忙忙的把衣服穿

上，而那件陈旧的花衬衫穿在他身上确实紧了些，肚脐处扣不住，绽了开来。他努力的收收肚子，逼不过，重重的嘘了一口气：“你快，快点把衣服穿好。”

“干吗？”张小燕圆溜溜的眼珠在他脸上乱转：“这么急要赶去哪里？”

“我有话和你说。”

“说呵，”张小燕坐到床边：“我听着。”

“你先把衣服穿好嘛！”

“我还没洗澡呢！”张小燕站了起来：“要赶回去，你先走好了！”

“我等你，先洗个澡也好。”

张小燕望着他好一会，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看了看，顺手把头发拢了上来，用根发夹别住了。她来的时候，头发才长及肩处，而今垂下头都可拂到臂弯了。真好看，在清菜的时候，阿依也那么说。她对着镜子瞧着，而他则站到她背后，搓着双手，显得有些焦躁不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每一次他要离去的时候，都是拎了那个草绿色的帆布袋，说走就走了：“我洗澡可要很久哦？”

“等你嘛！”

浴室的门虚掩着，杨恒望着她的身影俯向洗脸盆上的镜子，好久好久，她一甩头发，正对着镜了挤着青春痘，忽然从镜子里瞄见他，她皱了皱鼻子，把身上的睡衣脱了下来，一身晶莹的肌肤在灯影里泛着乳白，一旋身，浴室的门倏然掩上，哗哗的水声已传了出来。张小燕套上塑胶发罩，压了压颈后的发根，有一绺露了出来，她忽然想洗个头，又把头发打散开来，伸手试了试水温，把水龙头哗哗的水调小些，然后跨了进去，慢慢的把整个身子泡在浴缸里。他还要说些什么呢？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吗？她拭擦着身子，使劲的擦着，每一回事后她都那样，那些陌生的胴体，在她肌肤上缠绕，仿佛要切入肌肤的深处，她只能默默的承受，只能等到泡入浴缸的水里，只能在温水里把肌肤拭擦出条条红痕，她才能把身心平衡。她望着躯体在波动的温水里隐现、变形。她闭上眼睛，犹如泡在山村的山涧里，那样碧绿的水赶着多石的河床，在林木与水草间潺潺的流着，无怨无悔。山村的日子本来就是那样，尽管公安局那扇破木门外偶尔有一些骚动，上情也不见得能下达，前景是否大大的好，她感觉不到。最是轰轰烈烈的日子她没赶上，在娘胎里呢，还是颈间还用根红线挂个奶嘴，她已没闲暇去多加思索了。而那座土坳后大樟树下相传百年的山神庙却是忘不了的。山神就是历史的见证。不管是非黑白，只要时间的流水一冲一洗，最终都是真相大白。小时候，她总爱到山神庙前玩，那棵大樟树繁茂的枝枝叶叶，把个山神庙全包容在它的阴凉之下。青板石则一块一块的从土坳下斜斜的直砌上来，在庙门前打个平台。她就爱坐在平台围绕的大樟树根上看那些念高年班的大朋友嬉戏，从跳飞机直玩到大风吹。当黄昏的风真的刮起来的时候，那些小小的身影就在风里蜕变，如凤尾蝶般通过四个层次的完全变态之后，就威风凛凛的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的捕风捉影。轮到她家，平时霸气棱棱猛打酒呃的父亲却得面向东方肃立，念上百遍的毛语录才能喘一口气。她躲到一角望着，扬着红臂章的小手在暮色中消失的时候，她赫然发现君实表哥也随着队伍隐隐现现。她愣了一会，就兴奋的冲到母亲身边，扯着母亲的衣角急急的嚷着：“我要当红小兵，我也要当红小兵。”

母亲使劲拨开她的小手，她打了个踉跄。

“我要当红小兵，我也要当红小兵，妈——”

“再说，过来——”父亲一手掀了过去，紧紧的抓住她的脖

子：“再说要当红小兵就掐死你！”

“妈。”

“说你是半癫真是半癫。”

母亲抢过来：“你会掐死她的，你会掐死她的！”

“你们都疯了，你们都疯了。”半瘫的祖母窝在一张陈旧的藤椅里气咻咻的呼着：“这个世界都疯了，癫了，倒了。”

“疯了？”

村子里的夜来得快，暮色渐合渐浓，却给一个个窗格子的橙黄灯光打了一个个的洞。洞渐深渐阔，最后映出一张张的脸，正面侧面，或仰或垂，都在张张合合着那张口，但是没有声音。那样一个小小的窗格子竟然能封闭声音，这就难怪近日山神庙门前那口铜钟忽然哑了。而那个勇武的山神石雕也遭了劫难。蒙蒙的天色里，那个妇人本来要为她的娇娇女祈福佑平安，只因昨夜的一场梦实在太可怕了，如狼似虎般扫过一户户人家的小手，有的竟是自己牵牵扯扯不眠不休日盼夜盼快高长大的亲骨肉。妇人抹了抹眼睛，再看清楚些，那个山神的头在颈肩处斜斜的已失了踪。好大的力气啊，连山神都拗不过。等到日正当中，白花花的阳光打在山涧潺潺的泉水里，那个山神的头颅仰望着，在山涧里一漂一漂的，仿佛要把头上细刻的头发打散开来洗个乾淨。

“洗头呵？”

“你怎么偷看我洗澡？”

“好看嘛！”

“偷看人家洗澡要生眼挑的！”

“都看了——好啦？”

“出去，快出去！”张小燕弹指泼了点水过去：“告诉你我洗澡要很久的了。”

杨桓闪了一下退了出去，走到窗前，拍了拍裤子，没湿，只

有些许的水渍。他摸了摸裤袋，心绪有点紊乱。她早该猜到他要说什么的吧？那样的一个女人，该是最善于观言察色的了。可是，每一回，她都纯真得如一股清泉，奔流过山林，来到一片丰美的田庄，对每一样东西都是那样的新鲜好奇，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信任无私。倒是母亲那里，他不知该如何说去，都七十几岁的人了，撑着一身由大陆过来的老骨架，在家中里里外外的打点着，仿佛喝口粥水都可活上千年百岁；仿佛每天晚上点上那炷九点香，她就可通天地，和先人共商大计，如何的传承基业。可是，阿弟一结婚，没呆上两个月就搬走了，宁愿到外面挤个小房间，也不想留在那间前厅后院可以乱转的乡间板屋。母亲的话也就更多了，如龙运河的水，无休无尽。该怎么说呢？不过，也好，这下子总算绝了她的话头——靠的就是那点香火呵！

“你急什么急？”张小燕披了条大毛巾出来，头发一绺绺的还滴着水珠，看着他站在窗前望着街景：“说吧！”

杨恒转过身来，慢慢的走过去，望着她快速的把大毛巾在身上转来抹去。忽然他擒过去，把她抱在怀里，紧紧的抱在怀里，而后慢慢的放松，放松，整个身躯直直的跪下去。

“你这是干什么？”

“小燕。”

“有话你就快说嘛！”

“小燕，我——”

“说呵说呵！”

“嫁给我！”

房间里一下子变得好静，只有床头的矮柜流着似有还无的泰语歌曲，柔柔细细，荡漾在湄南河的水湾。那里芦花霜白，稻香处处，那个走到水边的女人站在当风处，望着血红的落日淹入水湾，天色暗了下来，正想回头走，却见落日从水里一跃而起，照

得她两眼花花白白。她一慌——大毛巾从她身上滑落下来，她成了一座大理石雕，温润的肌理光泽眩然，而乌黑的头发，在她肩上散开如一匹黑绢。

“你说什么？”

“嫁给我！”

杨恒跪在地上的姿态扭曲不雅，紧盯着这样一个裸裎的女体求婚十分滑稽。他没有笑，连微笑都没有，脸孔也扭曲着。突然他的双手放开她的胴体，而在自己身上乱搜，最后从长裤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红绒盒子，颤抖着手指打了开来，拿出个戒子就往她的手指套过去。

“你疯了！”

“嫁给我！”

“你疯了，真的疯了！”

杨恒又一把将她抱入怀里。

“我的天呵！”张小燕俯下身去把他拉起来：“男人膝下有黄金——你会后悔的！”

2.

“小莺，小莺——”张小燕把那双套在脚上松垮垮的半高跟鞋子一踢，就叭哒叭哒的登上那条窄窄的楼梯，转个折，她猛的伸手一撩门帘，房里没人，地板上却凌乱乱的铺着草席，枕头被单衣服，以及其他的日用品，零零散散的在靠板壁处一直排过去。她放下门帘，转到后间的天台，隔着一竹竿一竹竿的裙裙裤裤飘摆的空间，她瞄见了那个瘦瘦的身影：“小莺——”

“姊——”裙裤摆动乍分，张小莺急促的穿过竹竿下的衣服站到她面前：“姊，我好害怕——好高兴噢！”

“你真的来了。”张小燕盯着她，跨前一步，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你真的来了。”

“姊——”张小莺紧紧的抱着她，好久好久，才慢慢的松开了来，抬头望着，两眼睁得大大的，却泪光泫然：“姊，你的头发长多了。”

“是吗？”张小燕伸手在她的脸上轻轻的抚摸着，笑了一下：“是长了。”

“姊，你白多了。”

张小燕望着她那尖尖的小脸，乡下人都说那样的脸福薄，这可是真的吗？姊妹俩从小就这相亲相依，就算是父亲喝醉了酒冲着妹妹呕气，她都会挺身出来给挡着，而望着她那一双充满泪水的双眼，直把嘴唇咬得紧紧，一声不哭，全仗的是那尖尖的小脸撑着呵！

“你好吗？”

“怎么？怎么那么问我？”

张小莺退后一步，望着，双手使劲的捏了捏她的手臂：“姊，你好吗？”

“好呵！”张小燕牵扯着嘴角，嘻笑着，觉得有点僵化，赶忙抿了抿嘴，微微的笑起来：“当然好呵！”

“我也看得出来。”张小莺闪着眼睛在她身上乱转：“你也胖了，姊。”

“是呵，我就快是大肥婆了。”

“那里，你这样好看，那像我。”张小莺伸出双臂望了望：“就是不长一点肉。”

“迟些时候就会的啦！”张小燕望着她那细细长长的手臂，细细长长的手指，竟是那样生硬的在眼前晃动着，而两肩斜斜的肩胛，在一身褪色的洋装下托出骨架的棱角。粗黑的双脚在磨损

了的磁花地砖上张开，脚板钝厚，五只脚趾丫丫的散了开来。她看着忽然一阵心酸，这样的双脚如何穿得了丝袜？就算是半高跟的鞋子恐怕都套不上。

“就是泡在油缸里都肥不了，还记得吗？妈说的。”

“油缸——哎哟，”张小燕看了一下手表：“你吃过饭了没有？”

张小莺摇摇头。

“饿坏了吧？那个鲁十一也真是的——”张小燕拉了她一把，就往楼梯处走，隔着楼窗向外指了指：“瞧，转角那档牛肉丸最好，又香又脆。”

“姊——”张小莺还是摇摇头，停住了脚步：“不饿，不吃了。”

“这里可不是老家。”

“又不饿。”张小莺望向窗外，一边是楼房一边是木板矮屋的街道狭窄脏乱，为什么不搞个运动呢？清洁运动除污运动都可以！就从那转角的熟食挡开始，那几张方木桌根本就不应该占据半个走廊。还有那木船的空壳，什么时候划到这条狭长的街上来的呢？掏空了的船肚放的是油光闪闪的汤锅，船舷的一抹红，倒像是下了刀的老公鸡般的摊死在那里。早市大概近了尾声，占据方木桌的没几个人，闲着剔牙的吧？那样歪歪的用手肘支撑着上半身，活像老家乡公所外的面挡，父亲吃了面付不了账给人赶了还活赖在方木桌上的模样，她越看越不是味道。远些是美容院，容光焕发的女郎海报正自在大玻璃后得意洋洋的笑着。她回过头来：“姊，你的头发那么美也是那间美容院护理的吧？”

“你想洗头吗？”

“不是，我用香皂洗洗就可以了。”张小莺轻轻的抚摸一下她那有点疏落的短发：“才不必那样麻烦哩！”